

法国诗人让—阿尔蒂尔·兰波

江 伏 生

让—阿尔蒂尔·兰波，是在上一代浪漫主义诗风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个神童娇子，是法国象征主义诗歌运动中一颗璀璨明星。他的一生是短促的，前后只可以追寻到三十七年的生活足迹；他的文学生涯更是转瞬即逝的，一共只有六年的光景。但是，他那独具慧眼的诗歌理论和令人耳目一新的诗歌实践，却在他身后留下了一座五光十色的丰碑。他的那封《致保尔·德麦尼的信》，被誉为“通灵者的‘天书’”；他的那首《彩色十四行诗——元音》，被看作是象征派诗歌运动的奠基石，是实践“声、色、味”交感理论的光辉典范；而他的那叶《迷醉的小舟》，曾载着象征派的浪子们遨游于天涯，漂浮于海角，成为象征派诗歌总集中的佼佼模本。

不管兰波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，还是一个飘忽不定的典型，他的一生都带有悲剧性的色彩。诗人于1854年10月29日出生在法国东北部的小城查尔维尔，父亲是一个长期服役在外的下级军官，不管子女的教育，母亲则是一个生性孤僻的女人，对孩子们的管束又过于严厉。从小不被家庭理解，养成了诗人遇事不驯的心理；父母感情不和，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创伤。他后来在一篇回忆儿时生活的文章中说过：“双亲啊，你们给我留下了不幸，也给你们自己造成了痛苦！”^①1865年10月，诗人进入查尔维尔中学念书，很快便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诗才。1869年，在刚满15岁的时候，他就在全校拉丁文赛诗会上获得过引人注目的头奖。随后，在查尔维尔中学文科班进步教师乔治·伊桑巴尔的鼓励和指教下，他不仅拼命地练习写诗，而

且以笔作武器，咒富哀贫。他15岁时的法文诗《孤儿的新年礼物》，质问了圣诞老人的不公：穷人的孩子为什么两手空空？！他在16岁时写的《惊慌的孩子》中说：“可怜啊，五个双膝着地的小孩！/双眼直楞楞地盯着，/面包师手中滚圆的大面包。”在1870—1871年这个使法国人民不安的时代里，诗人曾多次往返于巴黎和家乡之间。普法战争的炮声，巴黎公社的呐喊，国民自卫军的浴血奋战，都给诗人的心灵以极大的震动。他这一时期的诗作，猛烈地抨击了拿破仑第三的小朝廷（《罪恶》），礼赞了在抗战中牺牲了的英灵（《沉睡在荒山里的人》），痛斥了反动教会和资产阶级（《惩办达尔杜弗》、《正确的人》）。兰波十六、七岁时的诗作，表现了一个血性方刚的年轻诗人跃跃欲试的战斗激情。

但是不久，巴黎公社的战士倒在了血泊里，凡尔赛的刽子手们又横行于十里长街。失望和不满把诗人推向了极端，他立志要和现实里的一切作彻底决裂，首先从“革新”诗歌入手。他在1871年5月13日给他的老师伊桑巴尔的信中说：“只要我能创造的，不管是愚蠢的，龌龊的，还是恶魔的，我将在言论和行动上去努力实践之。”事隔两天，他在5月15日给好友德麦尼的信中则进一步发挥说：“诗人才是真正的偷盗天火的巨人。”“在这里，诗人要有坚强的信念和超人的勇气，在这里，诗人应成为世界上最严重的病人，最狂妄的罪犯，最不幸的落魄者——同时却也是最精深的博学之士——因为他进入了未知的领域！”他要求诗的语言“应当是灵魂与灵魂的交谈，它综合一切，芬芳，声音，颜

色，思想与思想的交错。”自古以来，关于诗歌和诗人的著名论断，俯拾即是。如“诗歌是幻想和感情的白热化”②，“诗人有翅膀，能飞翔……可是他也要有一双脚留在地上”③等名言，曾在诗坛上传为佳话。但是，没有人象兰波那样，通过他的诗作，创造出“染色听觉”的理论，提出诗人应是“通灵者”的主张。他强调诗人应该使自己具有“通灵”的本领，但是他未说明该“通灵”至何方。是“通灵”至过去还是未来？现实还是虚无？灵魂还是肉体？可能什么都是，什么都不是。“通灵者”，按诗人的意思，也许“是指那经过了决定性考验而最终透视一切的人，他将光辉地感受万物的动向，他将参与造物的意欲。”④作为诗人，兰波认为诗是“通灵者”的最高表现形式。为达到“通灵”的境界，诗人可以是“严重的病人”、“狂妄的罪犯”、“不幸的落魄者”。很明显，诗人的这种以邪抗恶，以颓唐抗腐朽，以猎奇抗陈规的主张和做法是不足效仿的。但是他追求“染色听觉”，探索“感官错位”，主张“把昏眩的感觉给固定下来”，倡导“记录不可表达的事物”，这无疑引起了法国诗坛的第二次“战栗”。⑤他的那首《彩色十四行诗——元音》，历来是法国乃至世界诗坛上聚讼纷纭的对象。原诗说：

黑 A 白 E 红 I 绿 U 兰 O， 母音们，

我几天也说不完你们神秘的出身：

A 是围绕着恶臭的垃圾嗡嗡叫的
苍蝇身上的黑绒绒的紧身衣；

E 是蒸汽和帐篷的洁白， 高傲的冰峰，
白色的光线， 伞形花微微的颤动；
I 是咳出的鲜红的血， 怒火中烧
或深自忏悔时美丽双唇的笑；

U 是涟漪， 绿海的神奇的颤动，
放牧着牛羊的草原上的安宁，
炼金术学者额上的皱纹的安详；

O 是号角的刺耳的奇怪的响声，

被天体和天使们划破的寂静，
她眼睛里发出的紫色的柔光！⑥

表面看来，这首诗“奇特而不解，但是如果想到，在一八八五年，据一位著名的眼科医生的研究，牛津大学的学生中竟有五百二十六人把声音染成颜色，同时反过来又使色彩带上声音，而且他们众口一词地断定，棕色的声音象长号，绿色的声音象猎人的号角，——也许兰波的这首十四行诗也有某些精神病学的基础。不应该忘记人类幻想的无限性。人类的幻想创造出了许多远比这首《彩色十四行诗》要奇特得多的东西。”⑦《元音》写于1871年夏初，牛津大学学生们的放浪行为要晚十多年，是后者受了前者的启迪，还是他们“心有灵犀一点通”？人们莫衷一是。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：他们都企望给声音染上色彩，给色彩配上声音，让音形于色，让色在音中活跃起来。特别是兰波，他要实现的是让你一面读诗，“一面想象色彩、气味、声音、感觉，——非常鲜明地想象这一切，在一首诗中体味许多活的形象。”⑧正如波德莱尔在象征诗《自然界》里赞美兰波时所说的那样：“所有一切色泽、气味、声音同时俱来。”我们姑且不论诗人是否真正成为了“通灵人”，但是《彩色十四行诗——元音》对于诗人的同伴们无疑“是一种启示之类的东西，它成了他们的艺术理论的基石。”⑨难怪这首诗一问世，就被象征主义者们奉为楷模，称之为与他们为伍的第一部启示录。

诗人在散文诗《地狱里的一季·语言的炼金术》中曾说：“我深信一切迷人的奇迹。”“唯我独知。我的一桩疯狂行为的历史。”一语道破了兰波在诗歌创作中的神秘感和浪漫主义的倾向。原来，他要用“推理”和“错乱”造成“通灵”，让诗作表现认识了的“自我”，让语言“从什么角度来理解都行”，让时间、空间观念在象征的激情中消失殆尽。他的那叶《迷醉的小舟》(1871)被公认为是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作。全诗二十五节，共一百行，

写一个摆脱了逻辑思维和失去了感官控制的“我”在“迷醉的小舟”上光怪陆离的经历：

当我在无情的河上顺流而下，
突然感到纤夫不再把我牵拉；
他们被狂叫的红种人钉在彩柱上，
赤条条的当作箭靶。

……

我啊，一只迷失在小海湾长发下的船，
被飓风抛向飞鸟绝迹的太空，
即使汉萨同盟的铁甲舰和帆船，
也无法打捞我迷醉在水里的龙骨。

……⑩

一叶毫无羁绊的小舟，自南美洲的一条大河顺流而下，来到暴风雨大作的海面上。“船”在怒浪狂涛中飘浮，“我”在浪尖风口上摇荡；船被碧绿的海水“浸透”，而“我”比木塞还“轻”。大海，星辰；冰川，兽群；金眼鸟，花巨蟒；沉浮有致的尸首，水气缭绕的天幕。……“我看见了人类想象中的情景”。兰波写这首诗时，还未曾见过大海，但他却信手拈来，思绪不可穷尽。全诗在一种神秘莫测的外围气氛中，表现了诗人内心的漫无目标的漂浮，扑朔迷离的感受，时间和空间的浑然一体，幻觉与现实的交相辉映。诗人曾经说过：“因为我是另外一个人”，⑪“然后我用象征的语言来解释我这些奇异荒诞的意象。”⑫的确如诗人自己所披露的那样：他的诗作不乏荒诞、颓唐、伤感的情调，这正表现了一个失去了感官控制的拓荒者茫然不知所措的内心世界。《迷醉的小舟》不仅被誉为象征派诗歌的杰作，而且被后来的超现实主义者们引为知音。因为“迷醉诗”的艺术实践满足了超现实主义者们艺术要求：“挖掘新的心灵世界，将机运、疯狂、梦幻、错觉、偶然灵感或无意识本能等所提供的下意识主题，用形状表现出来。”⑬

1871年夏天，兰波在巴黎结识了象征派的另一个代表诗人保尔·魏尔伦。魏尔伦的

一生主要是在酒店和医院里度过的。他对兰波诗才的赏识和推崇，大大地鼓舞了诗坛上这个年轻的后来者，而他在生活方式上的颓唐和变态，则既使苦闷中的兰波一拍即合，又使兰波时时感到担忧。他们经过几度分合，几度冷热之后，兰波终于在1873年夏天立意和魏尔伦分手了。回到家乡后的兰波，心情烦闷，思想苦恼，陷入沉痛的反省之中。他把自己的追求、探索和失望浓缩在当年8月份完成的散文诗集《地狱里的一季》之中。全诗九个章节，分三大部分，近两万言。在《语言的炼金术》一章中，表达的是诗人在追求“一种足以适应各种官能的诗歌语言”，他说“近代诗歌和绘画上的所谓名著佳作，我都觉得浅薄可笑。”但是诗人并没有“把昏眩的感觉给固定下来”，他的“感官错位”论也不能自圆其说。在《疯癫的淑女》一章中，他反省了自己企图以友情寄寓自己“感官错位”尝试的失败。最见诗人袒露胸襟的一章是《告别》。在这一章中，他谴责了自己的软弱，剖析了他与魏尔伦的关系，他最不能原谅的是自己的放纵：“我创造过所有的节日，所有的凯旋，所有的悲喜剧。我尝试过发明新的花，新的星，新的肉，新的语言。……我终于会嘲笑过去欺骗式的爱，羞辱那些说谎的配偶们……”“我终于返回大地，有任务要承担，有现实要拥抱，农夫！”⑭全诗没有具体事物的描写和连贯感情的铺陈，有的只是各种幻觉、情感的笔录，各种动机和意念的外现。《地狱里的一季》是诗人告别诗坛的序曲，是他向过去诀别的“忏悔词”。他曾自以为是先贤圣人，无羁无绊，不受任何道德的约束，但他终于醒悟到，他应回到地面上来，面对严酷的现实，承担起自己的责任。

在1873年夏天以后的两年多的时间里，诗人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。他先闭门攻读，并学习了意大利文、西班牙文、阿拉伯文等多种外国语，后来旅游了欧洲许多国家。其间，他断断续续地完成了他告别诗坛的那部晦涩难懂的《感悟录》。全诗长达四十多节，

用散文诗体写成。人们虽然可以从中捕捉到诗人对儿时生活的回忆《童年》，对巴黎生活场景的描述《支言片语》和对孤独内心的质疑《人世》，但从总体上看，《感悟录》并未达到启迪人生的目的。时至今日，当人们谈起这部迷途者的“天书”的时候，仍然是见仁见智，各执一说。也难怪，21岁的兰波在完成这部《感悟录》的时候，他自己也并没有完全感悟过来啊。

这以后的十多年中，当人们在欧、亚、非等地寻觅到兰波的踪迹的时候，他已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诗人兰波早已不复存在了。1876—1877年，他参加了荷兰殖民军，随军远征到了印度尼西亚的达维亚（即雅加达）；1877—1880年，他先后在塞浦路斯、亚丁等地和红海沿岸的港口上谋生；1881—1890年，他又在非洲的哈拉尔一带从事勘探、经商，随后甚至做起了倒卖军火的生意。1891年6月8日，兰波从非洲返回法国，因右腿长毒瘤，在马赛住院做了截肢手术。当年11月10日，终因病情恶化，逝世于马赛的一所医院中。他的灵柩安葬在查尔维尔城的公墓里，碑碣上简单地写着：“让—阿尔蒂尔·兰波，卒于1891年11月10日，享年37岁。愿君为他祈祷。”

从1869年发表《孤儿的新年礼物》，到1874年完成《感悟录》的绝大部分篇章，诗人的诗坛生活仅只五、六年的时间。他的那些诗篇，的确犹如他的那叶《迷醉的小舟》，飘忽、晃荡，令人不可捉摸。特别是那些恍惚迷离的思绪，晦涩难解的语言，虚无飘渺的联想，不容置疑地表现了诗人的一种颓废沉沦、消极避世的倾向。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，兰波的诗还是曲折地表现了诗人与资本主义社会相矛盾的思想内容，或多或少地表达了诗人对那个病态的社会现实提出的控诉。尤其是诗人在开拓新诗的艺术方法方面的尝试，更给了后人多方面的启示。他曾公开宣称：“我确定了每个子音的形态和动作，我渴

望利用天然的节奏，迟早可以创造一种适应各种官能的诗歌语言……”^⑩他甚至要“一个小歌剧的标题在我们面前就展现出一连串恐怖的场景。”^⑪兰波在诗歌创作中绘声于色，绘色于形，讲究音乐感，强调象征、隐喻和极端的凝练，从而卓越地继承和发扬了波德莱尔的“声、色、味”重叠交感的艺术主张，进一步扩大了诗的领域，繁衍了诗歌的表现力，丰富了诗歌的审美情趣。闻一多先生在《诗的格律》一文中曾说过：“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（音节），绘画的美（词藻），并且还有建筑的美（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）。”^⑫兰波的诗就有融这三位于一体的功力。

注释：

① Yves Bonnefoy: Rimbaud, Ed. du Seuil Paris, 1961, Ecrivains de toujours.

② 见英国19世纪初期著名诗论家威廉·赫士列特的《泛论诗歌》，《古典文艺理论译丛》第1册61页。

③ 雨果：《〈九三年〉前记》，见郑永慧译《九三年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1页。

④ 程抱一：《介绍兰波》，《外国文学研究》1981年第2期。

⑤ 人称波德莱尔的《恶之花》引起过法国诗坛的第一次战栗。

⑥ 《彩色十四行诗》，张英伦译，《外国名作家传》（下）。

⑦⑧⑨ 高尔基：《论文学》（续集）第12、13页。

⑩ 《醉船》，罗国林译，《外国文学》1983年第10期。

⑪ 兰波：《给保尔·德麦尼的信》。

⑫⑬⑭ 兰波：《地狱里的一季·语言的炼金术》，闻家驷译，《国外文学》1983年第1期。

⑮ 转引自《现代派美术作品选集》第32页。

⑯ 兰波：《地狱里的一季·告别》，程抱一译，《外国文学研究》1981年第2期。

⑰ 见《闻一多全集》（三），开明书店版丁集第247页。